

書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一直節名臣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

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

滕公可人

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

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季布欒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

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
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
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爲河東守人有言
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
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
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
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
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

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
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
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
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
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
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

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李生曰季布重其死欒布不自重其死得死所也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

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為汾陰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

具眼

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奈何中道而[illegible]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illegible]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
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
（故亦可若一等吉）
何言之誤且先人亾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
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先首免矣一等是誰令之消學是也）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汚王爲乎令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
（天命）
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
名爲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
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
者乃檻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
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
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
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
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

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

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
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
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時名聞天下張
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
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
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

○汲黯　任子遷官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

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言與胡和親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

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
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
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
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
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
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

之以謝天下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臣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illegible]

蘇武建之子 [illegible] 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覘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

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
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
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
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
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
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
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
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
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
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
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
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
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
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
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尒若知我不

[illegible]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
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
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
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
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
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

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前坐事死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

時賜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

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自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

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

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

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

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

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

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
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
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
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
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
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
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
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

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

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
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
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
車駕自臨問光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金日磾　吳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
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
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毋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亟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褎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

左右拔刃欲格之。上并中閼。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太識見】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

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

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

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
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
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
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
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
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
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
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
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
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
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
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
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
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

之宜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
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
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年七十
餘終於家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
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擢為左曹中郎將
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
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

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
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
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
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
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
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反涕泣
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

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爲三王

李生曰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爲

反言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異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害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龔舍甯壽郗漢昱容薛方郇相郇越相子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家常自給足

陶王巳聞勝名及即位徵勝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
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
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
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爲諫大夫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
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
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亂制度始
逆指初琅琊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
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
於漢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
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
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
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
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
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為牀室中、使者
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勝素
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
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
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
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
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
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
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歿歿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
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
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
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淸名之士琅邪有紀逡王
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
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
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
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

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莽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

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

以爲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

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舉茲以旃不亦實乎

李長者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李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守節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芸黨之

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亾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躭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甚至於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

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巳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末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巳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也正巳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巳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

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悔福逢萌王君公嚴光周黨王霸等十二人別有傳在隱逸

○譙玄費貽譙瑛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

成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文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詔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

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

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李業李譚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封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

業于暈逃辭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乎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即位徵憲建武七年代張湛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言同曰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

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鞦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二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虛也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闘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身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范曄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
浮利者哉荀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
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
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
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
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

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云爾